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齊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竟陵王子良

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昇明中授寧朔將軍歷邵陵王左軍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遷安南長史再遷輔國將軍會稽太守高帝受禪封聞喜縣公尋爲征虜將軍丹楊尹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歷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徙侍中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進號車騎將軍正司徒領尚書令徙揚州刺史加中書監鬱林王即位進太傅督南徐州薨謚文宣王有集四十卷

梧桐賦

摠椅桐於廣囿嗟倏忽而成林依層楹而吐秀臨平臺而結陰乃抽葉於露始亦結實於星沈聳輕條而麗景涵清風而散音發雅

詠於悠昔流素賞之在今必鸞鳳而後集何燕雀之能臨匪伊楚宮側豈獨嶧山岑遊嵩萊之難儷永配道於仙琴初學記二十八

請停臺使檢課表

前臺使督逋切調恆闕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愼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強寺卻攝羣曹開亭正儉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尙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

兼煞他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徙蒞搏積，蓄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敕遣，外鎭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滿。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又略見通典四

脩治塘遏表

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遣五官殷瀰、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並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上讜言表

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聞；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爝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厤，乾臨冬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訓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繳，工頌有聞。是故置道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照塞職，蹈謇諤，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替之美，方高槩代。至乃屏衣褕食，僭宇雕墉，商貨浮侈，用萊蕪蒔，械樸逐流，

探悔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因興規，衰廢能補，如此，則壤詠無違，韓樂可追。藝文類聚二十四

錢法表

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勤，斛直數十，機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東閣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鞭箠質繫，益致無聊。通典九

陳時政啟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纔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

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蓋之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可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釁，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恐，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湘區奧密，蠻寇熾強，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夐絕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恆

事。自許德啟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經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錄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又啟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告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㗖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縑纊雖賤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尅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

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爲恆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是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遣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與兼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落靡有生向俱棄人露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向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項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買衜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

相脣齒，恩舊未周，必加陵誣，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合從綱，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禮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又略見南史四十四，通典六五

又啟

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為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

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
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
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
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
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
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
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
上事絕臣登具啟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
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
應用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
者聽隨價準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
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
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

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通典作匹直六百）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改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南齊書王儆則傳又見通典五又十一）

車制啟

臣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無舛法、凡蓋員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之志錄、恐爲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南齊書輿服志永明初加玉輅爲重蓋又作麒麟頭采畫以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啟又見通典六十四）

諫射雉啟

鑾輿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懽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騖外野交侍疎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竊所震迫夜慮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愚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穠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為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遂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圜若依舊制通徵賞允親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救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

聞一人聞一說爲陛下愛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啟陛下於何聞之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又諫射雉啟

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懽乃以翱翔治樂夫衞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夭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功康豫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顒顒尙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啟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

況此嬉遊之閑，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啟，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即實上啟。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請加贈豫章王嶷啟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襃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慍之色，悠然栖於靜默

總馳就之蹤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皆爲難在於今行撫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悦於詩書勤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群英聲茂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規遐彰富貴隆追康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視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睽貌而天心不懽見形而聖儀不悦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旬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何苟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備

書豫章王嶷傳

答張融

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廷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南齊書張融傳：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

答顧憲之

非君無以聞此德音。梁書顧憲之傳：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采，憲之固陳不可，王答。

與安陸侯緬書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始蘇未有此政。南史四十一。又南齊書安陸王緬傳：緬為吳郡太守，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

答王僧虔書

辱告並五紙，舉體精傳靈奧，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逸答緒，方之蔑如也。省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

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踈、君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覯、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徑丈、方寸千言也、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此、誤與王僧虔論書混爲一篇、張懷瓘書斷引子邑之紙至邈不可追八句作竟陵王與僧虔書、今據編入竟陵王集中

與孔中丞稚珪書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導正當仁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阴、自不足及言、眞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業栖信、

便是言行相外、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之行、非是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暫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往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遐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靦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懲愆克己者、政爲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憍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弟、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汎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儁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有奉遵、亦意

[illegible]引口說
面作詭妄

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劍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縣未見此情、故常信斯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欲、使口說諂佞、望門而自殄、浮僞蕩逐、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欲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以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設以禮讓、假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況能旬則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若此嬌不多、如其此煩未庶、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根、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緣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革而啟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

儉、嘉離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宗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棨祇鮀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開於言、必察其行、覩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貫殊途同歸、未必孱然一貫、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者、唐心於疑安、國君普宣示之、略言其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中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塗者、豈游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而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人信者、往賢聖、逾前脩、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無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乘兩塗、獨與勝法、

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辯為復示斯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撫勞形月脫沫視者為可一懸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並弘明集十一

荅孔中丞書

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弘明集十一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冬去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賓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貞抱璞比謝雲霞背俗居幽寓微林徵養志南荊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揚鄭之寂寞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諭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卽之而匪易逝將獨昏羅於慧炬拯

淪溺於法流，扇靈導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彩。僕栖尚既同，情契瀰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邈，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述生滅之中，談究眞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幾邑。居問道之次，具為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虧相加，豈其旋蕭為分。直開抜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釋藏輕四，廣弘明集十九。案廣弘明集十九有蕭子良與荊州隸士劉虯書，其篇末云王元長之詞也，今編入王融集。

致沙門法獻書

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飡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然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既業行圓通，聯翔爲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雅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剎表奇，刻石銘德矣。高僧傳八

賓僚七叟

松既煙而接漢、竹緣嶺而負筠、夜過鴻於月曉、悲夜猨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鴻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九河、既百尋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豈能從我汎此安波、藝文類聚五十七

行宅詩序

余稟性端疎、屬愛閑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之美、名都勝境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迴池絕澗、往往舊識、以吟以詠、聊用述心、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詩序

沛國劉子珪、學優未仕、跡遁心遐、履信體仁、古之遺德、潛舟迅景、滅賞淪輝、言念芳猷、式懷嗟述、屬舍弟隨郡、有示來篇、彌績久要之情、益深宿草之歎、升望西山、率爾爲答、雖因事雷山、實申悲劉

子云爾

淨住子序

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潔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爲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七廣弘明集二十子有專行本張溥刻竟陵王集全載之凡三十一章今不具錄淨住每章有王融頌今編入王融集中 案廣弘明集一本無此序

眼銘

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形是則愼爾所視無狃斯德藝文類聚十七

耳銘

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辯異聲、無迷邪說、炫惑莫分、藝文類聚十七

口銘

惟口是慎、慎乎語笑、三緘是戒、寧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詬、藝文類聚十七

魚復侯子響

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出嗣豫章王嶷、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遷右衛將軍、仍出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進號右將軍、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永明六年、還本封巴陵郡王、遷中護軍、出爲江州刺史、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有罪賜死、改姓蛸氏、貶爲魚復侯、

臨死啟

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啟、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敕遣胡諧

之茹法亮賜重勞某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啟哽塞知復何陳南齊書魚復侯子響傳

藏妃裙帶中啟

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惟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子響兵敗縊死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帶中具自申明

隨郡王子隆

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歷荊州刺史侍中中軍大將軍爲明帝所害有集七卷

山居序

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

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嵩陽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七終

全齊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景先

景先本名道先高帝從子仕宋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累遷至監朔將軍驍騎將軍武帝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齊受禪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出爲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武帝即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兼領軍將軍轉中領軍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遭母喪起爲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楊尹假節督司州卒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諡曰忠侯

遺言

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闒弱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啟事

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餉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閒、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啟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啟聞乞恩、南齊書蕭嶷傳

蕭緬

緬字景業、高帝從子、封安陸侯、爲吳郡太守、永明中歷雍州刺史、卒贈王、

與衛軍王儉書論庾杲之

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南史庾杲之傳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稱與儉書）

蕭穎胄

穎胄高帝從子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永明三年襲父赤斧爵南豐伯歷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除左將軍出爲新安太守隆昌初徙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除黃門郎遷衛尉建武中進爵爲侯遷冠軍長史復爲衛尉出爲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進南兗州刺史和帝爲荊州以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與梁王舉義進相國左長史鎮軍將軍和帝即位進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行荊州刺史中興元年卒贈侍中丞相梁天監初追謚曰獻武

遺表

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葭莩，過受先朝殊常之眷，猶冀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結泉壤。竊惟皇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遺恨。南齊書蕭穎冑傳

移檄京邑

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冑、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

郡牧守夫運不常夾行時而陵數無恆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虗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施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愆並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慼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並勳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猜正直貽斃

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士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勳濟宗祏、業拯瞀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頗加鴆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疏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盜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熒惑嗣王、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褻服宣婬、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闤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卽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近斃、

九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
卹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妖火燒宮妖
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
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
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戎略家國之否
寧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
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
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麗劇輔國將軍諮
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夬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
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
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
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
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

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驍騎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矞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

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惟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中否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奮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命者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南齊書蕭穎胄傳

王珉

珉琅邪臨沂人晉衞將軍薈孫宋永初中除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初爲尚書儀曹郎州治中累遷左軍諮議領錄事出爲宣城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還爲北中郎長史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廷尉卿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郎出爲廣州刺史還爲廷尉加給事中轉歷陽內史徙東中郎長史遷度支尚書出爲廣陵太守泰始初遷度支尚

書、加光祿大夫、出爲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元徽中、遷金紫光祿、本州中正、加特進、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齊受禪、領武陵王師、加侍中、建元四年卒、年八十四、贈左光祿大夫、

請以小息佟襲封從兄華爵表

臣門姪不休、從孫長、是故右衛將軍華息、少貧常猥、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忠肅奉國、善及世亂、而長負釁承封、將傾基緒、嗣小息佟、閑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私祿更構、（南齊書王琨傳、從兄華孫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酒多𠍵失、泰始元年、琨上表）

王逡之

逡之字宣約、琨從子、仕宋爲江夏王國常侍、行大司馬參軍、章安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齊受禪、爲國子博士、永明中、兼著作、轉

通直常侍驍騎將軍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大中光祿大夫加
侍中

奏劾謝超宗袁彖

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請良登
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
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
放悖議爽宜愆辭犯實觀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
罪應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所兼御史中丞臣
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實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
稟行兇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譬而稱
怨痛枉形於言貌協附姦邪疑間勳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
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
貫爽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譽況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竹

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沈浮並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替豪才識疏淺質幹無聞憑戚昇榮因慈荷任不能克己厲情少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議請以見事免豪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啟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等並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疏謬之譽伏追震悚南齊書謝超宗傳

錫輅議

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輅注云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則周之木輅殷之大輅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則戎輅也意

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卽戎之路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建前代之禮卽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天子以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卽大路也（齊書輿服志宋昇明三年錫齊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黃玉輅無大輅戎輅左丞王逡之議）

王珪之

珪之逡之從弟建元中爲祠部郎中累遷至長水校尉有齊職儀五十卷

喪遇閏議

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爲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難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

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內外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三年祠部郎中王珪之議又見通典一百

王顥

顥珪之子永明中爲中軍參軍

上父珪之齊職儀啟

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録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値啟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奏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啟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南齊書王逡之傳

王僧虔

僧虔宋左光祿大夫曇首次子元嘉中除祕書郎太子舍人累

遷至尚書令齊受禪轉侍中撫軍將軍丹楊尹授左光祿大夫出爲征南將軍湘州刺史武帝即位授侍中左光祿大夫永明三年卒贈司空諡曰簡穆

書賦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孊深功爾其隸明敏蜿蠖絢蒨趍將摛文斐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沈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緜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藝文類聚七十四

樂表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辯聲知戚延陵入聘

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起曲豈徒奏哥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鍾縣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制八佾為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總章舊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鐘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為稱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哥鍾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製哥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鍾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於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

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若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禮、樂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訶醜之製、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滅異戒、哀思靡漫、異世齊驩、咎徵不殊、而欣畏並用、竊所未譬也、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所、實在茲辰、臣以爲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踵、宋書樂志一順帝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並言三調哥又見南齊書王僧虔傳有刪節

請禁上湯殺囚疏

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

者不悵，生者無怨。南齊書王僧虔傳，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

辭判二岸雜事啟

臣僧虔啟：劉伯寵陶瑾稱敕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盤牢管見，令宜長啟，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啟。非敢辭務憚壓，聖化謹冒瀆聞。伏追震怍，謹啟。淳化閣帖三

請用謝憲督逆啟

臣僧虔啟：南臺御史謝憲，乃堪驅使，臣門義舊，粗是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憲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辦。其頃經督逆，已有前效，謹以啟聞。伏願聽許，謹啟。淳化閣帖三

為王琰乞郡啟

太子舍人王琛闕十五字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

謹牒七月廿四日闕　僧虔啟梅鼎祚文紀引後集

答高帝論書啟闕

條疏古來能書人名啟

臣僧虔啟昨奉勑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辨廣悉輒條

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更呈聞謹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

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采斯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猶

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

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毛弘鵠弟子今秘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

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為草聖。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之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書草。誕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去地上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眾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趙壹、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琅邪王廙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稾行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導第一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欣云古今莫二廙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稾骨勢不若父而媚趣過之羲之第七子也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晉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修瑯邪王文學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章草亦能隸郗超晉中書郎亦善草愔子也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荆州刺史善隸行時與羲之齊名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靖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幾欲亂真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好學不仕常

著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無不好之，自蕭至晉凡六十九人。法書要錄 案本注六十九人，今此數僅五十七人，當有誤

報檀珪書

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尙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使苦，直是意有佐佑耳。南齊書王僧虔傳，元徽中遷吏部尙書，高平檀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僧虔報書

與兄子儉書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苻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

上問否試為思之南齊書王僧虔傳

與張緒書

孔琳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厲此古之遺德也南史杜京產傳

與某書

承天涼體豫復欲縉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賜覽祕府備覩羣跡崔張歸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鉤蠆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德升為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譏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胤狸骨右軍以為絕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向之論或致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法書要錄引王僧虔論書與竟陵王子良荅僧虔書混為一篇今從

梅鼎祚文紀
割爲與某書

誡子書

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郎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

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眾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

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閒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塋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南齊書王僧虔傳又略見南史

二十

論書

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工夫少於欣

王平南廙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唯廙為最善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書與右軍書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書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匹素絹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恆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張翼

張翼善學人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子幾欲亂眞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衞並得名前代古今旣異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章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平南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謂右軍之流論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書錄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受于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范後背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

蕭思話書，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滅，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趣，實為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于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索之美，逾古流，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案此下有闕文。法書要錄誤以尋告並五紙一段及承天涼體豫一段混為一篇，今據書斷截竟陵王子良答王僧虔書有子邑之紙人何定尋告一段入竟陵王集。承天涼一段為僧虔與某書，梅鼎祚文紀亦如此。　案竇泉述書賦注云王

傳虞荅竟陵王子良書庥古善書人評譏無不至當本行于世其眞蹟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則此論爲荅竟陵王明矣　法書要錄傳寫本又略見南齊書王僧虔傳南史二十二又御覽七百四十八引兩條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御覽七百四十八

張超字子竝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爲魏尚書僕射諡敬侯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如傷瘦而筆跡精毅亦行于代子瓘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爲楚王所害瓘采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爲草藁世傳其善子恒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榜題榜去地將

二十五丈謂危欐誠子孫絕此術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鴻臚

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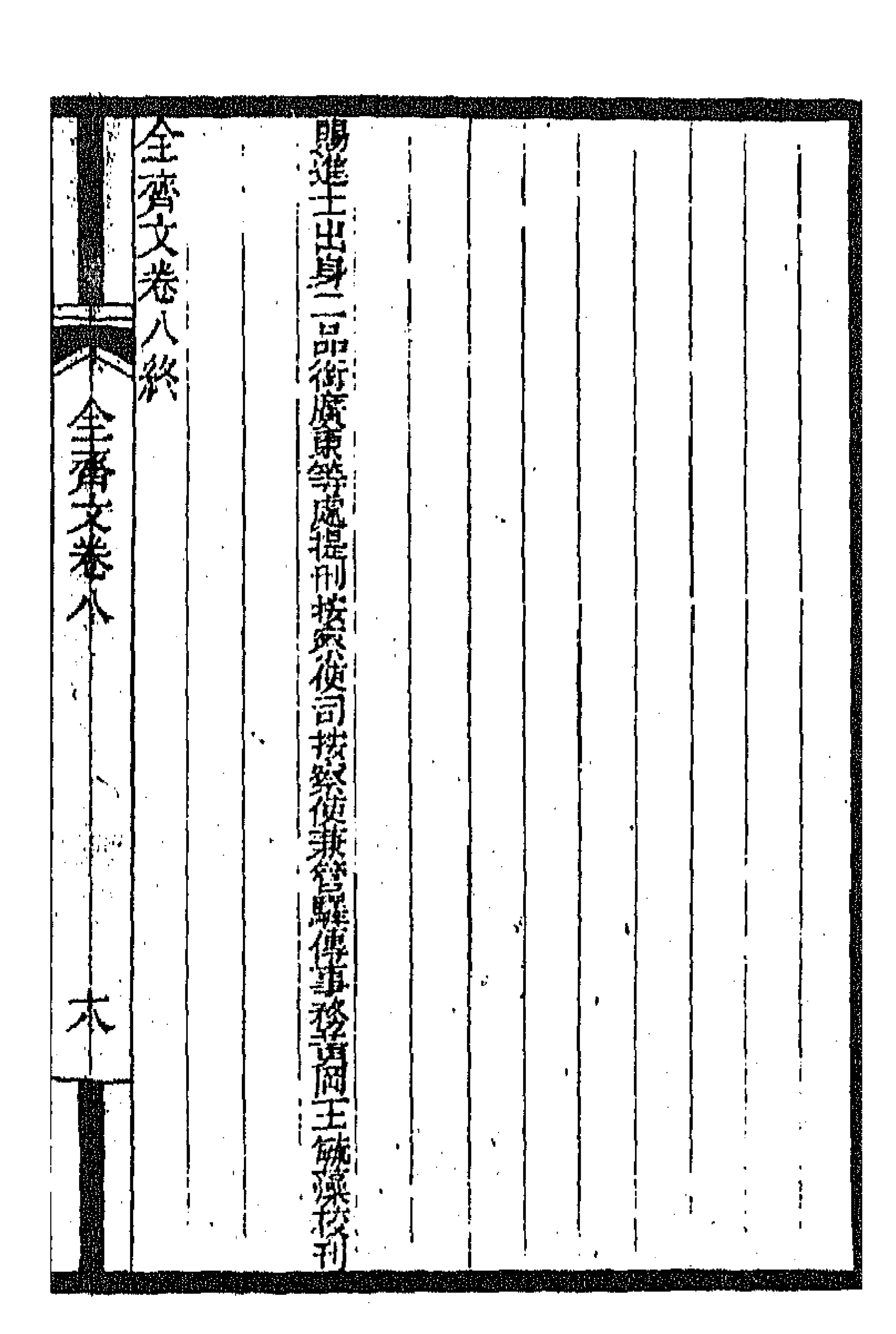
圓行方止物之定質注一作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一作迭是故去之宜疾南史二十二

王慈

慈字伯寶僧虔子仕宋爲祕書郎太子舍人入齊爲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以父憂去起爲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出爲東海太守行徐州事還爲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曰懿子

朝堂諱榜表

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落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簡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緣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質沖文而止敬、昔東平朗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尙或深心、矧視微跡、能無惻隱、今扃禁嶔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寔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啟皇齊之孝、則南齊書王慈傳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



全齋文卷八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晉陽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儉

儉字仲寶、僧虔兄子、襲父僧綽爵豫章侯、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爲祕書郎太子舍人、祕書丞、司徒右長史、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轉吏部郎、高帝爲太尉、引爲右長史、轉左長史、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及受禪、改封南昌縣公、轉左僕射、加侍中、領太子詹事、尚書令、左鎮軍將軍、永明初、進號衛軍將軍、領國子祭酒、丹陽尹、太子少傅、本州中正、進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監、卒、贈太尉、諡曰文憲、有弔答儀十卷、吉書儀二卷、百家集譜十卷、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四卷、今書七志七十卷、集六十卷、

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賦

山有喬松、峻極青葱、既抽榮於岱嶽、亦擢穎於荆峯、受靈命於后

土方虞舜以齊蹤貫四時而不改超五玉之嘉容上拂天而獨遠下流雲而自重重陰微微漏景含暉日既升而猶晦時方中而未晞通霄漢而隱影集鸞皇之翻飛偓佺食和而輔性墨翟言於宋圍想周穆之長陂念東平之思歸若乃朔窮於紀歲亦暮止降冰峩峩飛雪千里聳三秀而靡遺望九山其相佀翔雁哀廻於天津振鷺鷲鳴於川涘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已積皓霰而紛光延微飈而響起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靈丘竹賦應詔

靈丘深沈蔓竹凝陰神根合拱植幹百尋振芳條乎崑岳敷綠采於高岑泝淮海而蔚映帶沮漳而蕭森志東南而擅美在淇澳而流音方靈壽而均茂儀菌桂而成林若乃青春受謝九野舒榮綠蘋齊葉白芷抽萌幹蓊蔥而特秀篠擢穎而垂英霜皦皦於原隰木衰疏於郊阡翠葉與飛雪爭采貞柯與曾冰競鮮藝文類聚八十九

策齊公九錫文

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暎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寶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猒靈繹，海水羣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閔基重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構禍，寶祭有徙，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吳越，浮禝虧辰，沉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爲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

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勳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浒、豕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窺覘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埸、前師失律、王旅崩撓、靡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俏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覦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公泰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亘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

士無臨陣之心、我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親險若夷、掘兵纔接、巨猾鳥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倏忽、終古莫二、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疊起戚蕃、邢晉廱韓、翻為讎敵、建平失圖、興兵內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未踰旬、朱方盪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逞、誅則無罪、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大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無貫、劉秉攜

貳、韜述相扇、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荊漢。獨為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舉合姦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皦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鼛鼓一麾。夏首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尅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彌子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汪哉邈乎、無得而名焉、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

旦秉哲，曲阜啟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勳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庶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衞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稱，遂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

禮弘律儀形區宇遐邇一體八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獯戎竭歎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貧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風舉四維龍驤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南史作異類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南齊書高帝紀上案王儉傳云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禪詔文又見南史四）

策命齊王

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窮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謨然與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震祇劾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動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宇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仁育羣生義征不譓國塗荐阻弘五慮而乂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藩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琱戈而事[illegible]徽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

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秉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祗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袞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本齊書高帝紀上又見南史四

再命璽書

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闇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晷景之恆度春秋遞運時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上葉漢魏垂式於後昆昔我高祖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難姦宄實繁彊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啟處靡厝加以嗣君荒

息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實賴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含弘光大，明並日月，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稜威外發；王猷不造，則淵謨內昭。重構闔吳，再寧淮濟，靜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照。遠至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剚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所臨，風行草靡；神算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思韙。興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沖昧，翊翔禮樂之場；撫柔黔首，咸躋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藩，款關重譯，修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釆，左史載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鐘石改調。朕所以擁璇持衡，傾佇明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於我有宋；歷數告終，實在茲日，亦

以水德而傳於齊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龍飛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南齊書高帝紀上）

拜儀同三司章

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恆理遂乃班同袞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藝文類聚四十七御覽二百四十三）

讓左僕射表

待臣於常均之外駈臣於代僚之右親非其章乘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佐國朝草昧參贊百揆（藝文類聚四十八）

諫起宣陽門表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搆漢

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尙使諫諍在義卽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籍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袞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宜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成事蟣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啟謬合請付外施行南齊書王儉傳建元元年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

請解領選表

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邈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濫含弘之澤者

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實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為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煩目嚴威分甘尤戾 南齊書王儉傳

又求解選表

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為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安康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飈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迭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亟管銓衡再涉兩朝歲綿一紀

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以來日若夫珥貂衣衮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俯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 南齊書王儉傳

奏勸受禪

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尅日輿駕受禪撰立儀注 南齊書高帝紀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齋文卷九終